

“解放思想”与世界观的转变

——谈发挥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精神

高 清 海

【摘 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核心和哲学灵魂，有了这一思想路线，才会有我们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今天。但思想解放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的关键是转变思维方式与世界观。这种转变实质上是哲学领域的一次思想解放。因为“苏联模式教科书哲学”至今还在沿用，误导着人们的思想，只有彻底摆脱它的束缚和影响，转变我们的世界观，切实掌握马克思和邓小平思想的真实精神，才能够全面发挥“邓小平理论”的作用，从而走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 解放思想 世界观 邓小平理论 哲学观念

一、“解放思想”的关键在于转变世界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大的历史贡献，就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了这条思想路线，才可能有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移，才会有我们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今天。确立这条思想路线是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功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核心和哲学灵魂。在这一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改革的路程还很漫长，今天我们仍然要发扬“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精神，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彻底转变世界观，进一步推动人们的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有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成果，并不能保证第二次、第三次思想必然不保守。真理标

准讨论就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这次解放就是从过去那种个人迷信、个人专断、文化专制、崇拜权威、崇拜教条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推动了整个国家的形势的变化。但历史事实证明，我们在经历了“真理标准讨论”、破除“两个凡是”教条思想的大解放之后，20年中每进到一个新阶段、遇到一种新问题，首先面临的仍然是“观念”阻力，必须通过“总设计师”的引导经历一次、再次的解放思想，我们的事业才能有所前进。这从走向市场经济、实行股份制经济的种种过程就可以了解。所以关于思想解放如何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这是一个牵连到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大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思想解放按本性来说是一种自我解放。因为思想的问题是一个内在于心灵中的问题，既不能靠强制命令、也不能由别人代替解决，它只能是自己解脱自己。思想解放的本意，也就是要开动一切人的头

脑，发挥每一个人的主动创造精神，这是我们“开创人类未来”伟大事业的时代需要。现在，解放思想的路线和方针已经有了，剩下的就看我们自己如何对待我们自己思想的问题了。

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甩掉和破除障碍我们前进的那一切无所作为、陈旧过时的思想包袱和精神枷锁，诸如狭隘局限的经验主义、固步自封的教条主义、因循守旧的思维定式、脱离实际的主观偏见等等，使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生活，以开拓进取、勇往直前的创新精神对待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

思想解放问题说起来容易，实地做起来是相当不易的。想想我们当初是怎样走出“十年动乱”的困境，摆脱“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以及后来又怎样闯过一道道思想理论关口的，就会理解思想解放之难。思想解放不仅需要超常的“胆”，还需要超常的“识”。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那种“不怕二次被打倒”的超常勇气，没有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真实精神的深刻洞见和领悟，这一切转变都是不可想象的。

“胆”的问题是对待利害关系的态度问题，这点虽也并非人人都能做到，却是人们容易理解的。思想解放不只是个态度，在根本上还属于世界观转变、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问题，这点就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然而却又是至为重要的关键问题。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而且只能从世界观入手。

思想解放要解决的，主要是僵化的头脑与变革的现实的矛盾。头脑僵化多半是由于“迷信”造成的，头脑一旦陷入迷信，思维就被禁锢起来，难以再跟随现实的变化而前进。谈到迷信，不要以为只有信奉鬼神才叫迷信。迷信的本质是放弃自我能动的主宰权，自己不动脑筋去思考和辨析，

甘心盲从某种外在权威的支配。迷信作为思维盲从的表现，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它的对象，诸如迷信感官、迷信经验、迷信书本、迷信概念、迷信原则、迷信古人、迷信洋人，乃至迷信权威、迷信天才、迷信科学、迷信自我、迷信客观、迷信规律等等。有了迷信，思想走向绝对化，就会陷入僵化，不再可能发挥自我思维的创造性，所以通常总是并提“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是很有道理的。

迷信作为“绝对化”的思维，这就是一种世界观，就是“传统哲学”惯常的思维方式。以往传统哲学反映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靠天吃饭”的不发达状态，只能以非人的方式理解人、超现实的方式理解现实世界，他们总是仰赖外在权威、相信本质前定，把追求终极存在、永恒正义、绝对真理作为自己的宗旨，时时、事事以权威的话语为准，经常为了抽象原则而牺牲真实生活。传统哲学是先验理性主义哲学，它的任务就是为人们的行为提供先验准则，所以这种理论天生具有准宗教性质，本质上就是教条主义的。

按照通常的认识，对“教条主义”我们只看作一种理论态度、一种思想作风，而不把它理解为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实际说来，教条主义所体现的正是先验理性主义的思维逻辑，也就是传统哲学的世界观。以教条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和对待理论，不但会使理论脱离生活、陷入僵化，还会根本改变理论自身的性质乃至内容。这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来说尤其如此。马克思所以能够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学说变成科学理论，正是由于彻底否定了他们从抽象的永恒正义、道德理想、绝对真理出发去想象现实生活的那个传统哲学原则，创立了“从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的崭新哲学原则才可能实现的。这里

首先是世界观变革的结果,如果我们不经历世界观的转变,仍然运用传统理性主义的思维逻辑去看待,那么,我们就不但理解不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真谛,还会通过我们之手再把它从“科学理论”倒退回“空想学说”中去。

回想20年前我们经历过的那段历史,我们怎么会把马克思植根于生活土壤的科学理论,变成同现实生活直接对立的抽象公式和“虚幻目标”,以致使我们背上沉重的精神枷锁,过了几十年的梦幻生活?原来,这个理论早在前苏联就由于他们按照传统思维模式的理解,已经变成超越时空界限、脱离现实生活、与既往的“空想理论没有根本区别的“先验理性原则”。我们在“全面向苏联学习”中,按照(前)苏联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当然不能不把我们的生活引进死胡同。我们背负的精神枷锁,实质就是个人迷信、权威崇拜、本质前定、先验原则的传统世界观的包袱。

现在,(前)苏联已经垮台了,我们没有垮,不但没有垮,社会主义的日子还越来越兴旺,这是为什么?“真理标准”问题本来是个哲学理论问题,关于它的讨论能够对我国的历史转变发生那样巨大的作用,这又是为什么?

说到底,就是因为我们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及时地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这样才使“社会主义”在我们的土地上得以扎根生长。这就是“真理标准”讨论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真实意义所在。

从这里我们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根本的问题是必须彻底“转变世界观”,这是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未来的前途命运,关系着能否真正发扬“邓小平理论”思想精神的关键。这就是我们应该首先确立的认识。

二、今天尤其需要在哲学理论自身“解放思想”

传统思维逻辑已经支配人们几千年,尤其在像俄罗斯和我国有着长期封建统治历史的国家,这种观念可以说已经透入骨髓、融进血液、变成了人们的本能思维,要转变这样的观念,谈何容易!要做到这一点,不能不花费很大的力气,经历漫长的时期,它决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不转变传统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我们会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从科学学说倒退回空想理论;同样地,从这种习惯思维也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变革了的哲学理论,必然使它失去其真髓——特有思维逻辑,变成与旧哲学没有原则区别的东西,虽然许多词句可能是保留马克思的。其实,这两个方面是不可能分开的,它们总是连理而生、同时共在、“配合成套”的,“先验理性主义”的哲学实际就是“计划—命令—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

以往我们实践的“社会主义”是(前)苏联模式,我们奉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是从(前)苏联直接引进的,这种哲学的标准模式就是《哲学教科书》。无论在(前)苏联或在我国,“教科书哲学”一向被视为“准经典”性质的权威理论,人们都是以它为准绳去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理论引进之后,在我国虽然内容也有某些变化,基本的体系结构,特别是它所体现的基本思维逻辑和哲学精神,都是前苏联学者在30~40年代依据他们的认识水平、适应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需要而制定的,也就是说,它是属于业已走样变型“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是为什么以“马克思主义”为名的哲学教科书,我们读起来常常

会有回到17~18世纪之感觉；以这种理论去教育人们往往不但难以推动人们的思想解放、思维创新，反而使人越来越失去独立思考精神，越来越养成“引经据典，照本宣科”的习性；以往许多年我们全民学习唯物论、学习辩证法，结果唯物论和辩证法不见增多，唯心论思想却越来越横行、形而上学观点反而越猖獗的根本原因。

20年前“真理标准讨论”发挥的解放思想作用，其中就包括使我们的思想从这种已被变成先验理性原则的“教科书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内容。那时由于我们把它“悬置”在一旁，摆脱了它的控制、中止了它的支配，这才解放了“实践”的手脚，出现改革开放局面，“邓小平理论”也才能够发挥全面地指导作用。也是因为如此，一段时间出现了理论空白，我们才需要去“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应该承认，“真理标准讨论”在当时发挥的主要是哲学在政治方面的作用，我们通过讨论破除了个人迷信的权威崇拜、“两个凡是”的先验原则，使我们能够回到人间世界面对现实生活。而就哲学理论本身来说，却并未得到认真地清理。原来从（前）苏联引进的那套理论只是被冷落了一时，过后不久便又以基本原貌形式恢复了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准权威”的地位，直至今日，我们在大学课堂里用来教育学生、在政治交往场合用作话语方式的仍然是这种哲学，不过它对人们现实活动的实践领域和生活领域基本上不发生影响，支配这些领域的已属完全另种的哲学。^①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可以说，我国20年的发展也就是逐渐解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和影响，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开拓和创造我国未来发展的新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过程。所谓“解放思想”，

对我们来说，主要也就是从支配我们思想多年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和“苏联模式的哲学观念”中解放出来的问题。而在二者之中，应该说，解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虽也经历了艰难和曲折的过程，这方面的进展是迅速的、成就是巨大的，我们毕竟已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了市场经济，顺利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不仅如此，我们还创造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谈到“苏联模式的哲学观念”，情况就不同了，这方面不能不说远远落在了实践发展的后面。

“世界观问题”是具有根本性的问题。然而在人们的观念里，经济问题常被看作“硬任务，知道应该狠抓不放；世界观问题则往往视为“软”任务，似乎可以不必认真对待。“教科书哲学”就是这样作为“无害的神像”而被保留下来的。人们忽略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无害的神像，只要“菩萨”存在，“迷信”的人们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地。我们认真想想就会明白，“改革开放”思想阻力的根子正是深扎在这里的：那些否定市场经济、反对股份制、诋毁改革成就的人们所依据的“理论根据”，归根结底都是来自这个“教科书哲学”；我们的许多改革措施拿到实践中去总要走样、变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个哲学观念做梗的缘故。可以说，这是“思想解放”的一个顽固“堡垒”。

这种情况并不令人奇怪，因为这个理论原本就是为维护“计划—命令—社会主义”的制度而形成的。那时我们动员全民学习它，用以维持大锅饭的计划经济体制，今天我们已经走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人们学习的却仍然还是同样的一些哲学老话，单就这点来说，也不能不使人们的思想陷入现实矛盾之中。我们怎能设想，一

种同样的哲学理论既能为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服务得很好,又可以不加改变地用来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服务?如果再想想,我们至今还在用这个理论教育——“误导”我们跨世纪的青年,这一问题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和重视了。

我们始终没有分清两种情况。现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名的教科书哲学,并不是马克思手订的,而是(前)苏联学者主要依据斯大林写于1938年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制订的,它并不完全反映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如果再考虑到当时的思想水平,特别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情况,那么,对于它所运用的思维逻辑、体现的哲学精神与马克思的思想不相符合,甚至直接抵牾的这种情况,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所以否定这种体系的哲学决不意味否定马克思,事情恰恰相反,只有否定了这种业已扭曲的理论,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和掌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真精神。

我认为现在已经是时候了,今天解放思想的任务已经深入到哲学理论自身,只有彻底摆脱“苏联模式教科书哲学”的束缚和影响,根本转变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改革事业才能得到顺利发展,不致刚刚走出“苏联模式”又被套进“西方模式”,“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也才能够全面地发挥,从而走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我们应该得出的进一步认识。

三、转变世界观与发挥“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精神

“邓小平理论”有没有哲学?

从“教科书哲学”的体系出发,是不大可能承认“邓小平理论”有什么“哲

学”和“世界观”的。因为从这样的“哲学观”看来,只有提出那种所谓“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命题和超越时空界限的先验哲学范畴,而且还须形成完整结构体系的,才能称作“哲学”。同样道理,要说有“世界观”,那就必须对整个世界,包括天上地下、过去未来各种事物都作出论述、有所回答才行。从这种观点去看,在“邓小平理论”中确实找不出此类条款;同样地,如果依照这个尺度,连马克思作为“哲学家”也是并不完全合格的。因为马克思从来就没有谈过人类产生以前的“世界”问题,也从不谈论人类生活以外的“自然”问题。所以在“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的内容中,引用马克思著作的话只有寥寥几句,它的观点基本上是从恩格斯、列宁的论战性著作中引用来的。

“哲学理论”不同于“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随着哲学观点的重大变革,“哲学观”即对什么才算“哲学”的看法也要发生变化,这里表现了“哲学性质”与“哲学观点”是联结在一起的。所以在哲学发展中常常会出现这种怪现象:站在旧哲学立场去看新哲学,怎么看它怎么不像“哲学”,反过来,运用变革了的思维逻辑去看旧哲学,它也同样不是(应该有的)哲学。马克思“哲学”的诞生就意味着旧有“哲学”的终结。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哲学就说过这样的话:在这里“哲学”已经被扬弃了,“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②。

哲学谈论的问题和谈论问题的方式始终处在变化之中。现代哲学不再谈论传统哲学热中的那些问题,并不意味它没有它的“世界观”,已经不再是“哲学”。从今日观点来看,“哲学”不过就是人对人自身和人所生活的世界的存在及其本性的一种自觉的意识、观点和态度,它就体现在人

们对待各种事物的思维方式、价值态度、精神意境之中。从这个意义说，每个自觉的人都有支配他自己行为的世界观和哲学，在每种创新的社会理论和科学理论中也必然都会体现出它所遵行的哲学世界观。

“邓小平理论”所以能够引导我们摆脱“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束缚和“十年动乱”的历史困境，使我国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正如当年马克思变空想社会主义为科学理论时首先经历了世界观变革一样，这里也同样首先体现的是哲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世界观的根本变革，很难设想没有世界观的根本改变会有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理论”的诞生。

在我看来，“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灵魂就体现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这一思想路线里面，而这个精神也就是马克思当年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他们是同一个哲学精神。马克思坚持必须破除先验的教条主义原则，他说“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就是马克思的哲学精神；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体现在他的理论思想和现实行为中的脚踏实地、面向未来，不从抽象原则出发、不受书本教条束缚，大胆突破陈规、决不因循守旧、一往直前不断创新的精神，也就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精神，它与马克思的世界观一样，都是对脱离生活实践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根本否定。

当然，我们不能认为邓小平同志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现成完整的哲学理论。哲学观点、哲学精神与逻辑化的“哲学理论”不完全是一回事，把哲学观点发挥为系统的哲学理论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这应该主要是“哲学家”的任务。马克思当年形成了他的新世界观之后立即用于社会、经济、政

治种种问题的具体研究之中，他也没有来得及完成系统化、理论化的工作。因此才有后来由（前）苏联学者为之制订“哲学体系”即编写教科书哲学之事。

如何把“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精神发挥为系统的哲学，这是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应该认真去对待这个问题。这在实质上，在我理解，也就是如何坚持贯彻马克思的哲学批判精神，继承发扬我国优秀的哲学传统，借鉴吸纳西方现代的思想成果，创造赋有时代精神和人类未来发展前景的“当代中国哲学”的任务。要实现这个历史性任务，必须有众多哲学家的共同努力才行。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做这一工作首先要转变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只有彻底清除“苏联模式哲学”的影响，切实掌握马克思和邓小平思想的真实精神，按照“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去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才能做好这件工作。我们决不能把邓小平的思想纳入教科书哲学体系去理解，从教科书哲学出发，用它既成的模式、范畴、原理去套，这样或许会套出一个系统的哲学，但它决不会是邓小平的哲学。

关键的问题，在于根本转变我们的世界观，这就是本文的基本结论。

①教科书哲学我称为“讲坛哲学”，因为它主要是通行于课堂、考场和讲坛；支配人们实践领域和生活领域的是各有不同的“实践哲学”；此外，属于学者学术活动领域的还有“论坛哲学”。这就是我国当前“鼎足三立”的三种哲学类型，它们虽然处于相互影响之中，基本上是各自据守自己的领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1页。

（作者高清海，1930年生，现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崔月琴】

A Discussion on Bringing into Play the Philosophic Spirit of Deng Xiaoping's Theory

Gao Qinghai

The ideological key point and philosophical soul of Deng Xiaoping's theory is "Liberalizing mind and being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which has brought China into a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well a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ause. The major aspect of liberalizing mind is the changes of the mode of thinking and outlook of world, which is virtually a movement of mind liberation in philosophical area, only with which can we grasp the true nature and bring into a fully play of Marxist thought and Deng Xiaoping's theory, and march forward along the developing trajec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 that really belongs to our own.

Learning Deng Xiaoping's Theory, Adhering to the Right Direc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Wang Huiyan

It is a matter of political direction in the research of political science to study Deng Xiaoping's theory. As Deng Xiaoping's theory is a scientific system,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his theories in political area in political science studies. Political science serves the political ruling of the society, which is the direc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studies. In China, the right direc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study is to serve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t the present, there are two key points to judge the political science studies, one is national independence, the other is social stabilit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Strategic Choice

Li Xiao Zhang Q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the concept with links with and differences from the concept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the new stage of 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both of them are the processes and states of world economy, while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a set of contractual and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 belonging to the superstructure of world econom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rings us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challenges.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shows that China's exter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has deeply changed. We should take it seriously to revisit our external oriented economic strategy and take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leading of internal needs.